

與達文相識的一些片斷

中研院物理所李湘楠

達文是個非常鮮活的人物，粗獷的外表、宏亮的嗓音、衝撞的作風、略帶孩子氣的性格，在在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次見到達文是 93 年在中研院物理所四樓的男廁裏，那時我剛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畢業，加入中研院擔任博士後，達文則是從西北大學回來訪問的助理教授，想看看國內各大學的環境，準備舉家遷回台灣定居。我們面對牆壁交談了一會兒，他問了我姓名，然後說：「你就是中研院那個剛回來的博士後！」「待會兒要不要一起吃飯？」我沒和他一起吃飯，覺得和明星級的教授走太近有些不自在。那一年我申請教職不是很順利，想當然爾，因為大部份高能物理的缺額都被達文佔住了。

後來達文去了清華大學，我去了中正大學。南部的學術演講比較少，因此我常去清大聽演講，和達文的接觸也多了起來。有一次演講中間，達文突然離開，回來時帶了一盒喉糖，給了我一粒，「聽到你有時候咳嗽，好像氣管不太好，我也有同樣的問題」，我頗為驚訝，這和他平時粗線條的作風似乎不符。閒聊當中曾提及請人來演講的困擾，怕沒有觀眾，達文卻說：「即使只有我一個人聽，也會請人來講，這樣更方便討論。」那時他身兼國科會 panel 的審議人，曾有感而發：「擔任行政職可以實現自己的想法，感覺很不錯，但是又怕時間久了，沒辦法回來做研究。」我一直將這句話謹記在心。

96 年他力邀我申請清大的教職，我一開始不願意，覺得重新再走一次如此繁瑣的程序實在太累人，達文說：「其實我內心想找的是阮自強，他的個性和我接近，相處起來比較愉快，但你的領域和我及朝強的專長可以互補，所以希望你來。」衝著這麼直爽的說法，我答應一試。清大那一年的缺後來給了牟中瑜，阮自強為人隨和，牟中瑜是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道出往事，想必他們不會介意。

因為經常討論物理，達文對微擾量子色動力學產生興趣，不僅找我去清大開課，還和他的博士後張嘉泓、學生張維甫一起動手做題目，反映了他 96 年當選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接受物理雙月刊專訪時說的：「總是覺得別人的物理更有趣。」我們（包括余海禮）合寫了一篇有關 B 介子單舉衰變的論文，發表在 98 年的 *Physical Review D*，這是我和達文唯一的共同掛名的文章。合作沒有繼續，原因應該是他在物理雙月刊中說的：「有什麼好玩的題目就做什麼。」「做物理就是爲了好玩嘛！」量子色動力學已經是門老學問了，或許不太好玩。

講到達文就必須提理論科學中心，因為他最後幾年的時間都花在這上面。他大力促成理論科學中心的建立，並擔任粒子與場領域的 coordinator，理論科學中

心建立初期的紛擾始終沒有平息，達文得花許多時間和大家辯論，他和侯維恕在 twhepnet 上隔空交火，爭論論文結尾的致謝是否需要提及理論科學中心的筆戰，大家應該記憶猶新，戰火愈演愈烈，最後連張慶瑞也軋了一角。達文和他的好兄弟——常喊他「爛東西」的余海禮，都曾經鬧到一兩年不來往。達文做事很有衝勁，點子也多，但容易受挫折打擊而灰心。00 年的某一天，在他的辦公室裏，他告訴我不想幹粒子與場的 coordinator 了，因為覺得心力交瘁，打算交到我手上。

另外，受萩原薰（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即 KEK）所託，我必須提到理論科學中心和 KEK 的交換計畫，這是達文和薰共同努力促成的。98 年達文訪問 KEK，薰回憶說：「達文走進我的辦公室，提到交換計畫的構想，我深表贊同，和達文擬了一個草案，帶去見機構長菅原寬孝，機構長立即答應全力支持，一年後理論科學中心和 KEK 正式簽訂交換計畫的合約。」我接下粒子與場 coordinator 的責任後，持續推動這項交換計畫，這計畫嘉惠了許多台日的年輕物理學家，台日之間學術交流的增加，漸多的日本研究生想到台灣來工作，都和這計畫息息相關。萩原薰的英文來信附在最後。

和達文一起出席國際會議饒富趣味，記憶中有四次。第一次是 95 年 6 月去莫斯科 Dubna 參加楊信男老師主辦的中俄雙邊中高能研討會，印象最深刻的是達文突然身體不適，有人提議刮痧或許可以改善情況，在蘇黎世國際機場的候機室裏，他當場脫掉上衣，刮起痧來。

第二次是 01 年 6 月張家界吳岳良（北京理論物理所）舉辦的味物理研討會，大家在 2 月 11 日達文追思會上看到的他當新郎官的照片，就是會議期間觀賞少數民族風俗表演時拍的。那次研討會的晚宴是我參加過的晚宴中最特殊的一次，吳岳良的夫人是京劇的花旦，另一個是某義大利物理學家唱歌劇的女友，兩位現場同台獻藝，唱到後來，大堂的經理、燒菜的廚師、端碗盤的女侍、掃地的歐巴桑，全停下手邊的工作，圍過來聆聽。達文在這個節目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吳岳良夫人唱的段子是蘇三起解，押解蘇三的衙役必須出來吆喝一聲，做為開場，達文自告奮勇得接下這份差事，雖然練習了整個下午，吆喝聲仍令人不禁毛髮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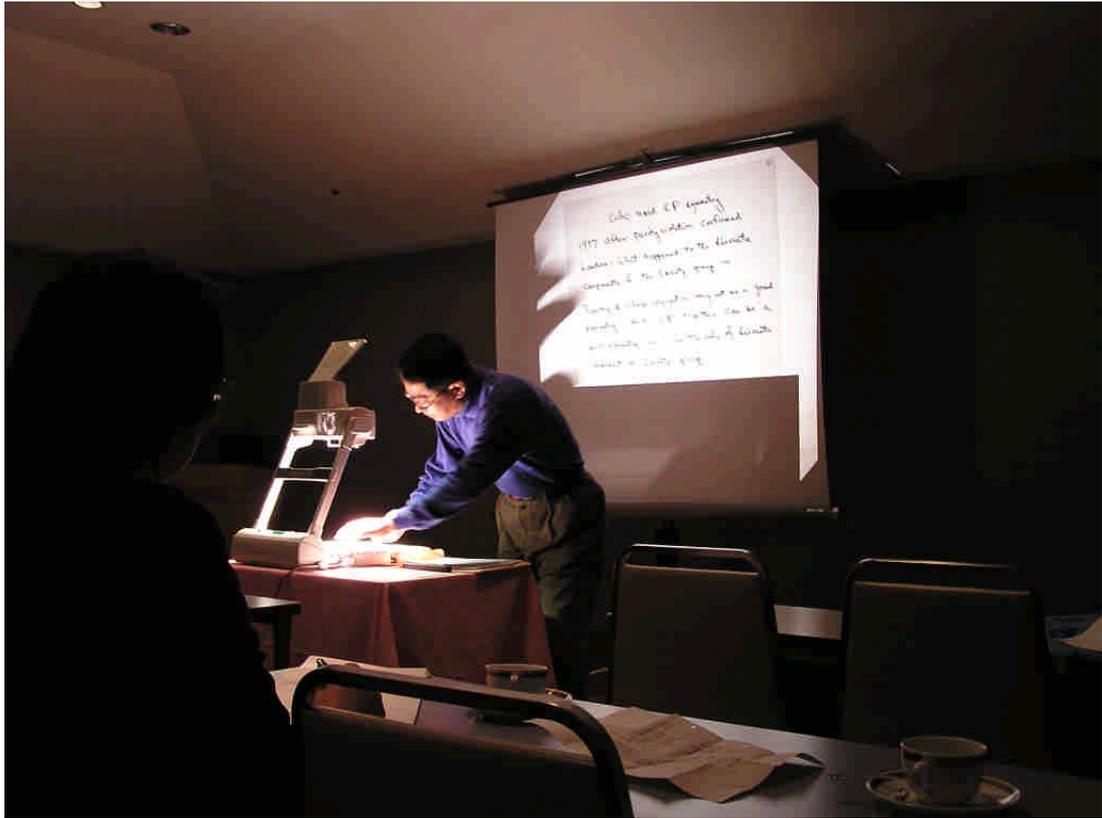
第三次是我主辦的中捷雙邊中高能研討會，03 年 3 月我們一團十多人在布拉格盤桓數日，餐廳用晚餐時，旁邊坐了兩位年輕的日本女性遊客，達文高聲講出他僅知的簡單日語，果然引起那兩個女生的側目，但沒幾句就開始重覆，她們就不再理他了。回程時，達文順道去義大利找 Goran，聽說義大利機場正在鬧罷工，班機可能延誤，想通知 Goran 不要來接機，便向其他團員借了手機，他聽的時候就將手機靠近耳朵，講的時候就將手機靠近嘴巴，看他使用手機的方式，我

確信和他不屬於同一個 generation。



部分與會代表與捷克物理學會會長 Jaroslav Dittrich 教授（前排左三）留影於捷克科學院訪問學者招待所 Villa Lanna 前，摘自物理雙月刊。

最後一次和達文出席國際會議是 2004 年 3 月的 Accelerator and Particle Physics Institute (APPI)，地點在日本盛岡附近的安比高原，安比的日文發音就是 APPI，主辦人很有巧思得將會議名稱和地名結合起來。那是一個上午、傍晚報告，下午滑雪每年一度的研討會，達文在會場上的演講內容我已經沒什麼印象，但有幾個畫面卻深植在我的腦海中：我們一夥人搭纜車上山頂，然後沿著「綠線級」（即初級）的雪道滑下山，我第一個滑出去，不一會兒一個背著小背包的人影倏地從身旁掠過，消失在轉彎處，早聽說達文滑雪技術高超，這時才親眼目睹。第二個畫面，滑雪技術較差的一群人自然集體行動，當我們所乘的纜車越過一條屬於「黑線級」（即中級）的雪道時，俯瞰達文和另一位與會者，北京高能物理所的呂才典，正停在雪道上交談，他們兩位是我們這一夥人中滑雪技術最好的。因為距離遠，聽不見他們說什麼，我很好奇，他們是談物理還是交換滑雪的心得。第三個畫面，達文、張有毅和我恰巧同坐一桌晚餐，這間旅館的餐廳提供自助餐，最好的一道菜就是大螃蟹腳，達文一口氣拿了十隻準備大啖一番，最後吃不下，推了兩隻給我，我也吃不下，又推給了張有毅。



達文在 APPI 2004 做報告，摘自 APPI 2004 網頁。



達文準備搭巴士離開 APPI 2004 會場，摘自 APPI 2004 網頁。

APPI 研討會之後沒幾個月，在東華大學舉辦的粒子與場暑期學校上，傳來

達文突然胃部不適，緊急送往台大醫院進行手術的消息。暑期學校一結束，我便趕赴醫院，胡比樂、余海禮、林世昫已經到了，達文看起來有些疲憊，但仍能和我們聊天，告辭時他握住我的手，輕聲說了一句話，我要他不需掛懷，安心靜養。後來在清大再見到達文時，他已經瘦了一大圈，很難想像如此壯碩的人可以瘦成這樣。05年5月25日和鄭海揚、周忠憲及一位陽明大學的教授去東院看他，他的話已明顯少了許多，大部份的時間是我在說，他在聽，和他健康的時候相反，那是我最後一次和達文面對面談話。

我們仍以 e-mail 保持連絡，和以前一樣討論物理、一樣爭辯，告訴他我9月在清大演講的內容，他本想來聽，卻因為突然腹痛而做罷，也告訴他我不同意他的最後一篇有關 B 介子衰變參數化的論文 (hep-ph/0510328)。最後一次和達文通 e-mail 是討論一件人事案，他11月27日14時43分發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仍留在我的信箱中。之後因為膽管擴張手術再度住院，我去醫院看他兩次，他都因太過虛弱而閉著眼睛休息，最後聽說達文拒絕化療了，我知道他已經做了決定。

05年12月29日在成大慶祝李建二老師榮退的晚宴後，陳泉宏告訴我達文走了，當晚回想起和達文相識十多年的點點滴滴，竟然一夜無眠。

附錄：萩原薰的來信

日期: Wed, 4 Jan 2006 21:28:59 +0900 (JST)  [完全表頭](#)
寄件者: [Kaoru Hagiwara <kaoru.hagiwara@kek.jp>](mailto:kaoru.hagiwara@kek.jp)   
收件者: Hsiang-nan Li <hnli@phys.sinica.edu.tw>
主旨: Fwd: To Remember Darwin (fwd) 

Dear Hsiang-nan,

Inami san forwarded me an e-mail from Shu-Duan.
I think that I met her once when we were invited to Darwin's home.

If something to commemorate Darwin's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unity should be listed, I should list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tarting up of our exchange program. In order to prepare an accurate report of our program, however, I need to find a day or so digging out old records. It was probably in 1998 when he visited my office and proposed me to initiate the exchange program. We jointly prepared the proposal, and visited then KEK Director General Hirotaka Sugawara's office together. Sugawara promised us his full support, and the program started. One year later, our proposal was approved officially as an MOU between KEK and NCTS.

I think that I have the complete record of all the visitors from Taiwan according to this program. I have only partial knowledge about the supports from the NCTS side to Japanese physicists. All of them, together with their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send our sincere thanks to Darwin.

Unfortunately, I am extremely busy now, and there is no hope that I can prepare an accurate report within this month. Probably within February, I can find time to prepare a nice report which I can send to her, and to the whole of your/our community.

Would you please tell my intention and my constraint to someone who is most appropriate? I am afraid that Shu-Duan may not remember me.

Best regards,
Kaoru

name: Kaoru Hagiwara
e-mail: kaoru.hagiwara@kek.jp
phone: +81-298-64-5391 O_O
fax: +81-298-64-5755 /_\
address: KEK Theory Group, Tsukuba, 305-0801 Japan _!!!/_ kero
